

新华作家研究丛书

苗秀研究专集

卷之四

5
A
4
2
6

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

新华作家研究丛书
苗秀研究专集

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



苗秀画像（陈瑞献作）

苗秀手迹

苗秀取怕写字，因为我的字不好，公不得人，制成雷帖
更是贴王大方，但是怕你写得不够好，厚着面皮去
上，最好还是不要，改用铅字排印好了

苗

苗健

苗秀

2月4日

苗秀手迹

1976.6.25



苗秀象



图：右二为苗秀先生，右一为大马作家梦平先生
左二为张金燕先生，左一为赵戎先生。

为了实地观察了解大马的山芭农民生活，苗秀、张金燕及赵戎於1974年间在大马作家梦平的带领之下，先后到小笨珍海滨双兰码头，乘舢舨深入内陆小河。该夜於大芭中的亚答屋留宿一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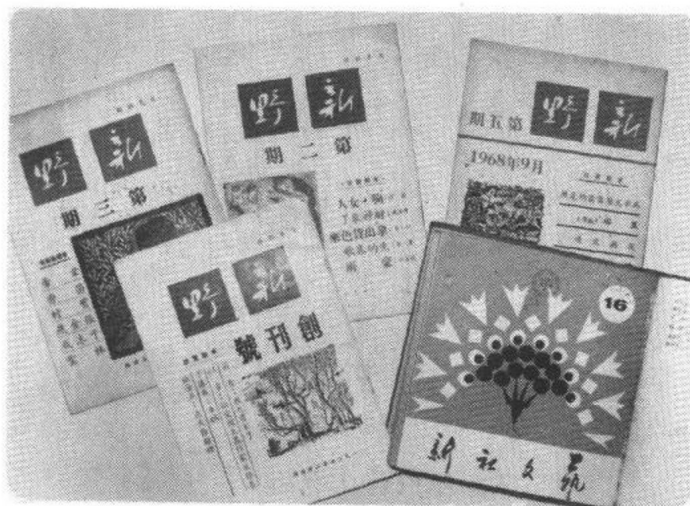
苗秀部份作品封面

論馬華教育小說
苗秀

山鷹
序
苗秀

說聽故事到講故事
苗秀

苗秀的簽名及手稿



苗秀主編的部份刊物

目次

- 骆 明 9 新华文学的新起点

苗秀的生平

- 陈世俊 14 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
● 上官勇 24 作家的血库
● 谢 克 28 自学成功的作家——苗秀
● 尤 今 32 谈我师苗秀先生
● 芭 桐 35 英校出身的华文作家
● 徐 帆 39 苗秀先生印象记
● 刘笔农 42 关于《苗秀和他的作品》
● 刘笔农 46 再写苗秀

苗秀的论著

- 苗 秀 52 早期的马华小说
● 苗 秀 85 论马华教育小说
● 苗 秀 97 论短篇小说
● 苗 秀 102 五十年来马华文学一瞥
● 苗 秀 107 文学创作第一课
● 苗 秀 114 从听故事到讲故事
● 苗 秀 120 建国时期的文艺方向
● 苗 秀 125 跨出的第一步

苗秀研究论文

- 赵 戎 128 苗秀论
● 陈世俊 141 苗秀小说的题材与主题思想
● 陈世俊 160 苗秀小说的艺术特色
● 陈 实 179 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
● 林 锦 193 苗秀与《新野》
● 叶钟铃 202 苗秀与《晨星》副刊
● 怀 鹰 209 苗秀的《文学与生活》

附录

- 附录一 212 苗秀年表
● 附录二 217 苗秀著作出版记录

● 林 锦 219 后记

新华文学的新起点

—写在“新华作家研究丛书”出版前

骆明

对于新加坡人来说，尤其是一般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来说，我想肯定而大胆地说一句话：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应该可以，也应该有信心，大胆地提出来，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是有成就的。

新加坡华文文学应该可以告慰我们的国人，我们的文坛先辈，前辈们，他们的努力，他们的劳积，他们的血汗没有白流，因为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已经可以提得起，拿得出成绩来，让大家来评定、来肯定。

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是崎岖的，不平的，坎坷的，经过风风雨雨，经过许多辛酸、许多波折，在前辈不懈的耕耘下，慢慢累积下来，最后才见出成效。

这种情况，也不是新加坡华文文学所特有、独有的，它也跟其他许多国家的文学发展情况一样，必须经过许多挫折、磨难、锻炼、磨砺出来的。

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奠定跟开创，应该是来自中国文化人、知识分子、教师、编辑、作家。他们到了这个地方，虽然有许多并不一定安於斯，但是，他们始终也为新加坡华文文学播下种子，洒下汗水。

由於他们的努力，他们的创作、他们的带引。於是，就有了本地文艺爱好者，文艺青年也参加到这个行列，也在这园地里耕耘、播种，於是成为先驱，於是成了带路人，有的后来成为编辑，有的成为作家。

南来作家有的是过客，有的是留了下来，成了新加坡国民的一分子。

南来作家的思想意识，心理状态，大多跟本地人不同的，因为他们都是旅居，是过客，并不将新加坡当做自己的家乡，因此他们表达的，大多数不是本地的色调，本地的特色，本地的环境，他们是作客他乡，他们写的，表达的，描绘的还是他们自己的故乡，自己的故土，也就是说：他们有不同的效忠对象，他们也为不同的读者服务。

这种情况，可以在许多南来作家所留下的文章，作品中找到例子证明。

也就是说：他们认为本地的文学，应该是“侨民文学”，他们是侨民，其他人也应该是侨民，侨民意识是他们思想根源。

这股意识，占据了好长、好久的文艺地盘，到1947—48年，最后终于爆发了一场“侨民文学”跟“马华文学独特性”的争论。

参加的人不少，争论的时间不短，最后，终于肯定了“马华文学独特性”这一定论。

於是，“马华文学”才成为独立的一种文学。

“紧急法令”颁布以后，有许多人北返。

留下来的，以及后来从外地来的，都接受了文学本地化的这一事实。

当然，土生土长的一批，更加没有问题了。

截至1965年，新马分家，在文学上，也开始分出了“马华文学”跟“新华文学”两个称号了。

五六十年代，在新马文坛是一个活跃，蓬勃的年代，写作人多、活动多、刊物多、单行本多、书局多，同时购书的人也多。

这是搞文艺的人最怀念，最牢记的年代。

这段时间参予文学，而到今天还在文坛活动，或者在较早的时间过世的写作人，都曾为了丰富新加坡文艺而努力。苗秀、丘絮絮、姚紫、于沫我、姜凌、连士升、杏影、威北华、钟祺、赵戎等为我们留下的作品，都是我们的成绩，也是新华文学的遗产。

柳北岸、方修、李汝琳、丁之屏、周聚、谢克、苗芒、陈凡、宋雅、田流、李过、尤今、尤琴、莽原等的成绩，也是不容磨灭，不能否认的。

这些人的活动，这些人的写作，这些人的作品，多少就代表了我们的这一阶段的文学发展。

过去，也许是观念问题，也许是一种偏见，也许是我们的信心问题，我们的文学始终只是在自己的国土中发表、刊行，我们的读者，也始终是自己国土里的人。

反而，有许多文学舶来品泛滥我们书局、副刊、文坛、读者。

其实，我们也作了许多努力，我们也尝试将成绩表现出来，我们的几套结集，也证明了我们的成绩。

方修先生编了一套《马华新文学大系》10册；李廷辉先生编了另一套《新马华文文学大系》8册；台湾柏杨先生编了《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》5册。最近，新加坡文艺协会也编纂了诗、散文、小说四册的《新加坡华文文艺选集》。

后两套书都是从1965年到1981年及从1965年到1990年的。尤其是后一套书，收的资料、作品，算是最新，最近，最有代表性的了。

这几年，我们的好多位作者也走出新加坡，向国外发展，向港台、中国发表作品，同时，也有海外出版社向新加坡作家约稿，为其出书。

有的作者，不只是出版一本，同时更出版多本，有的不只在香港，更在台湾，同时也在大陆出版单行本。

而且受到很大的欢迎。

我们觉得，我们老作家的成绩是应该接受的、肯定的，也应该为其表扬的。可是，我们有好长的一段时间，漠视他们、忘记他们，似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他们，也许，我们要照顾新一代，活动中的一代已经太忙了。同时，也许我们有一种妄自菲薄的观念，以为我们的文学比不上别人，没有什么成就好说。

但是，我们认为，这一批老作家，过世或者健在者，他（她）们也跟所有许多国家的作家一样，同样是热爱文艺的，同样是爱护乡土的，同样是关心读者的，同时，也应该是以丰富自己国家文学为己任。同样也将他们的心智，他们的思想、看法、爱心，通过文艺，来丰

富我们的生活，为新华文学增添光彩。

不庸讳言，我们过去是忽视了他们，也忽视了我们自己的文学成就，我们不敢太过高估我们自己的文学，包括作家。

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，不健康的。

他（她）已将他们的精力，他们的思想，他们的心血，全部无保留地给了我们。

我们要记得他们，肯定他们，表扬他们。

新加坡文艺协会首先表扬了已经逝世的24位作家，跟着表扬了在创作和文学活动超过20年的老作家，这些人有为数达到60人之多，年龄在60以上，到今年年龄最高达到90高龄。

跟着，我们认为应该为几位在文学活动较长，创作较多，比较有成就者，将他们的生平，对文学的看法，对如何从事文学，作品内容，著作年表，在文学上的活动，以及他人对他的评价、介绍等收录下来。

我们认为：新加坡华文文艺已经不再是可以自己关起门来，可以固步自封了。而应该是立足本地，放眼海外了。我们应将我们的文学，介绍到世界各地。

更何况，今天有许多人以我们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，作为学士、硕士、博士毕业论文。

他们要找这些人的生平、资料、作品、主张等是很难的，因为零碎、不集中，而且遗失。

他们已经有需要有人帮他们寻找，整理出一套作家们的资料，做为新加坡及世界各地人士研究的资料了。

我们知道，中国、台湾、香港，有许多学者在从事研究海外文学，当然包括作家及作家资料。

我们知道，日本、苏联、法国、德国、美国、英国也有许多文学研究者在寻找，研究新华文学的资料。

但是，他们有的因为地域关系，时间关系，因此变得更加困难。

就是我们，今天如果我们不抓紧机会，趁早寻找，收集，整理这些作家们的资料，过些时候，遗忘，遗失就会更多，更加困难。

因此，新加坡文艺协会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中，就提了出来，做了大胆的决定，编纂一套《新华作家研究丛书》。

就这些老作家对新华文学有贡献，先后为其编纂丛书、出版丛书。

不只是因为刚开始，同时也因为我们特定的环境关系，因此在编纂起来，就显得特别困难。

但是，我们认为，只要是方向正确，应该做，可以做，必须做的事情，我们都会坚持到底，努力不懈地去做。

我们认为，了解作家，研究作家是很重要的。

这不仅是对专门研究的人员，即是对文艺工作者，就是对一般读者来说，同时也对一个新兴的国家来说，这都是一项重要，同时也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我们了解作家的生平、生活，对文学主张，从事文学的经历，不仅对阅读作品有所帮助，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，以及写作能力。

同时对于巩固，提高国家意识，爱国观念也是重要的。

还有，对于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来说，对于学生来说，也有助于了解作家，社会情况，国家风貌，同时更有助于深入研究教材，领会作家的创作意图，开拓知识领域、视野等。

我们认为，这些作家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，将占有重要的地位，他们的作品，他们的心血，也将在我国文学宝库中发出异彩。

认真地认识这些作家、作品，研究这些作家、作品，也无疑是发展我国文学艺术事业，重要的任务之一。

於是，我们决定去干，我们决定去做。

虽然，我们知道会碰上许多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但是，我们认为只有勇往直前，一定可以克服，可以完成的。

现在，《新华作家研究丛书》已经开始付梓，对于我们来说，那将给我们的动力，同时也是压力和引力。

我们希望《新华作家研究丛书》的出版，能在提高我国文坛的地位，作家的地位这方面，起着促进的作用。

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

陈世俊

一、苗秀的生平

苗秀原名卢绍权，祖籍广东三水。1920年在新加坡出生。父亲在十三四岁便离开故乡谋生，到处漂泊。在黄花岗事件后，到新加坡来，从事卖画过活。①

苗秀一生没有进过华校，小时父亲送他进一家私立英校读书，希望他“将来在社会上谋生，有机会当书记，不必象他那样做劳苦的工作，②然而私底下再三督促苗秀进修华文，奠定了他日后写小说的基础。在苗秀所写的回忆文章，座谈会里的发言，曾一再提及他上午到英校读书，下午由父亲教《三字经》、《幼学琼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成语考》、《燕山外史》等的经过。③然而真正教会他使用这些方块字来写文章的是章回小说。在苗秀年幼时，他父亲以卖画为生，所以在家的时间较多，让苗秀有许多机会听他父亲讲故事。他也常听讲古佬讲故事，那时新加坡市区有几处讲古佬的档口，苗秀最钦佩的一个是绰号“大粒烟”的讲古佬，他所讲的《济公传》、《粉妆楼》、《聊斋志异》最令苗秀神往。④这个讲古佬在苗秀后来写的小说中也曾提到。苗秀有能力看小说时，最先接触也是《济公传》、《粉妆楼》、《四游记》、《封神榜》这些章回小说；此外，他还是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迷，如《江湖奇侠》、《南方剑侠》这些章回小说与武侠小说，曾引起他的创作冲动，在十三四岁时就尝试写武侠小说，结果写到第4回无法写下去。⑤

苗秀最先接触的新文学作品是郭沫若的《幼年时代》，⑥后来也读了冰心《寄小读者》、张天翼《一年》、鲁迅《阿Q正传》，以及一些翻译的作品。⑦

1931年世界不景气，苗秀父亲在小坡开的一间店倒闭，他们一家搬到大坡牛车水附近的一座破旧的楼房暂住下。他父亲一时找不到工作，一家人只好靠典当过生活，眼看快要坐吃山空，苗秀母亲把最后的十几块钱买了烟卷在骑楼下摆个烟摊售卖。当时，苗秀住的地方是一个大杂院，各色各样的人物都有。这段生活对苗秀的影响很大，后来他所写的小说中，有许多人物和故事情节背景都是这段生活的再现。^⑧

苗秀在他的回忆文章里，曾提到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苗秀的师傅。第一个是让他能够有机会接触新文学作品，如周作人《雨天的书》、茅盾《子夜》、冰心《寄小读者》，他是苗秀对面的一家电版所的学徒。苗秀的《我的师傅》，就是在纪念这个人。^⑨至于真正指导苗秀创作的是照相馆当学徒的郑照飞。当时苗秀曾写了一个短篇故事《在当铺里》，寄给一份大报副刊，结果是石沉大海，他把这件投稿失败的事告诉郑照飞。郑虽是相馆的学徒，却热爱文学，也曾在《新国民日报》发表作品。^⑩在郑照飞的指导下，苗秀所写的一篇散文，终于被刊载在《新国民日报》的星期日副刊《星期美点》，那是1933年9月17日，题目是《苦闷》，所用的笔名是鲜为人知的“苍言”，^⑪在一些纪念苗秀的文章都不曾提到他有这个笔名，这篇文章也是苗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。

1933年的下半年，苗秀开始在《南洋商报》的副刊《晓风》与《狮声》发表作品，笔名开始时是用“军笳”，主要是写杂文，散文，小说，后来用“文之流”，那时已是1937年底。1939年1月郁达夫南来担任《星洲日报》《晨星》副刊的编辑，苗秀曾在《晨星》发表作品，时《星洲日报》出版一大型画册《星光画报》，郁达夫负责其中的《文艺栏》，苗秀也是执笔人之一。^⑫

苗秀的第一篇创作小说是《生活铁蹄下的俘虏》，这是他在听过郑照飞的意见后，把那篇《在当铺里》的小说，重新改写而成，被刊载在许金钟所编的《大世界国货展览会特刊》，那时是1934年。

1941年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，星马等地都被日本军所占领。星马两地的人民在这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里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